

华文教育研究丛书

A STUDY ON CHINESE LANGUAGE VERBAL COLLOCATIONS
IN THE SAME SEMANTIC CATEG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研究

——第一语言教学视角



郝瑜鑫
著

华文教育研究丛书

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研究

——第二语言教学视角

A STUDY ON
CHINESE LANGUAGE
VERBAL COLLOCATIONS
IN THE SAME
SEMANTIC CATEG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郝瑜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研究：第二语言教学视角 /
郝瑜鑫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8
(华文教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1231 - 4

I . ①汉… II . ①郝… III. ①现代汉语 - 动词 - 研究
IV. ①H14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7695 号

· 华文教育研究丛书 ·
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研究
——第二语言教学视角

著 者 / 郝瑜鑫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王 纲

责 任 编 辑 / 单远举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7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231 - 4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要

成年人在习得第二语言以前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备的概念体系，因此在二语使用过程中他们倾向于从意义的表达出发，选用目的语语言项目进行交际。但因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同语义类词群，当表达某个意义的时候学习者就面临着词语选择的问题；选择了词项之后，如何使用这个词，这是表达是否合乎目的语规范、是否流畅地道的关键所在。

本书从同语义类的视角出发，面向对外汉语教学，抽样选取 20 组同语义类动词，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多维度考察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与外国学生习得汉语同语义动词搭配的相关问题。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基于本族语语料库，从搭配的句法特征、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考察同语义类动词的异同，从而建立起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知识体系模型。其次，依托中介语语料库考察外国学生习得汉语同语义类动词的情况，进而将两库所得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学习者和本族人使用同语义类动词的异同；在上述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语言习得理论讨论外国学生习得汉语同语义类动词的发展过程以及发生偏误的类型和原因。最后，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应用，探讨同语义类动词搭配词典的编纂和研究问题。

本书的基本观点和初步结论如下。第一，词语搭配是自然话语中组合轴上习惯性按照一定句法规则共现的一组词，它涉及词项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多个层面。词汇知识的各组成部分都潜隐于词语搭配之中，因此词语搭配是词汇知识研究的重点内容，只有全方位、多视角深入挖掘词语搭配所关涉到的问题，才能全面揭示其所涉及的词汇知识。第二，本书认为词语搭配研究应从义类角度切入，借助大规模语料库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实

2 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研究

证研究的方法，研究词的句法属性（搭配框架和句法型式）、语义属性（词项的意义和搭配的意义）和语用属性（语体、语域、语义韵和语用频率）。面向二语教学的词语搭配研究还应重视目的语和学习者母语的对比研究、学习者语料的研究和词语搭配在教学材料设计中的研究。第三，词项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属性之间存在强烈的互动关系，一组同语义类动词各词项之间或在句法、或在语义、或在语用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差异集中体现在搭配词上。词语在真实话语中的组配是相互预见、吸引和渗透的，具有同气相求、同类相聚的特点。第四，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学习者母语与目的语的对应关系、词项及其各项属性的频率和类型是影响学习者习得同语义类动词的重要因素。汉语学习者最先习得的是高频句法搭配和词语搭配，然后是一般词语搭配，复杂或低频的句法搭配最难习得。第五，市面上通行的汉语搭配词典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包括缺乏针对性、收词量不足、语料选用不科学、呈现手段单调、呈现信息不科学等；汉语学习者需要高质量的学习型汉语搭配词典。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 1 选题缘起	1
1. 2 研究内容	5
1. 3 研究现状	8
1. 4 理论依据	23
1. 5 研究方法	29
1. 6 语料来源	34
1. 7 预期成果及研究意义	35
第 2 章 词语搭配与词汇知识体系	37
2. 1 词语搭配的界定	37
2. 2 词语搭配与词汇知识	40
2. 3 小结	51
第 3 章 语言教学视角词语搭配研究框架	52
3. 1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词语搭配本体研究框架	52
3. 2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词语搭配应用研究框架	57
3. 3 小结	64
第 4 章 本体视角同语义类动词搭配多维度研究	65
4. 1 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的句法特征考察	65
4. 2 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的语义考察	101
4. 3 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的语用考察	131
4. 4 同语义类动词搭配中句法语义语用的互动	149

4.5 本章小结	153
第5章 同语义类动词搭配习得研究	155
5.1 本部分研究的基本问题	155
5.2 中介语与本族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使用情况比对考察	155
5.3 二语者习得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的偏误类型及其成因	169
5.4 综合讨论	180
5.5 本章小结	183
第6章 面向二语教学的汉语搭配词典研究	185
6.1 现有汉语搭配词典调查研究	185
6.2 外国学生汉语搭配词典需求调查	194
6.3 汉语学习型搭配词典编纂的基本原则	204
6.4 学习型同语义类动词搭配词典样例分析	207
6.5 小结	211
结语	212
参考文献	214
附表 I 同语义类动词句法型式表	233
附表 II 同语义类动词宾位搭配表	254
附表 III 同语义类动词补位搭配表	268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缘起

当代语言研究中，语言事实的描写已经从语法规则转移到词库上来，即所谓的“词汇主义”（林杏光，1998）。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到了原则参数和最简方案阶段，词库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词库，小语法”），Chomsky（1993）认为，句子之间的不同都可以归结为所用词语尤其是句子中核心动词的不同。词汇是语言的核心，一切学习都可以归结为词汇学习。语言由语法化的词汇而不是词汇化的语法构成（Lewis，1993）。在语言教学领域，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词汇在教学中的重要性（Wilkins，1972；Nation，1990；Laufer，1998；Schmitt，McCarthy，2002；周祖谟，1989；许嘉璐，1989；陆俭明，1989；胡明扬，1997；陈贤纯，1999；杨惠元，2003；陆俭明，2007）。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词语搭配研究便成了语言学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卫乃兴，2002a）。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特别重视语言中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即词语按照一定的规则在时间的线条上串联起来的现象，这一思想可以看作词语搭配研究的萌芽。在西方语言学史上，学界公认最早使用搭配（collocation）这一术语的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 Firth。Firth 的学生和后继者^①，如 Halliday、Sinclair、McIntosh 等学者继承发展了 Firth 的这一思想，以英语为语言材料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

^① 被称为新弗斯学派（neo-Firthians）。

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伦敦学派秉持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因此特别重视真实语言材料的作用。20世纪末，计算机技术给语料检索、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促动了语料库语言学的产生。新弗斯学派认为应该从大规模真实文本中提取语料进行搭配研究，这一理念和方法成为搭配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自此，语言学家从词语学视角、语义学视角、计算语言学视角、教学习得视角等多方面对搭配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 Greenbaum、Mitchell、Carter、Katz、Foder、Cruse、Lehrer、Stubbs、Berry-Rogghe、Kjellmer、Smadja、Benson、Bolinger 和 Nattinger 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卫乃兴（2001、2002a、2002b、2003、2004、2007、2008、2009、2011）是国内英语学界词语搭配研究的代表。

汉语学界对搭配的提及可以追溯到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983），“字类既判，而联字分庶有定准”，其中“联字”即为索绪尔的“组合”，也大致相当于 Firth 的“搭配”。其后，在中学语文教材、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材中，“搭配”这个词基本不出现，而是以“词组”或“结构”的说法出现，各类教材所确立的词组的基本类型都深受张志公主编的《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影响。至于“搭配”，被安排在了“课后练习”的修改病句部分，主要是搭配不当的问题，如动宾搭配不当、主谓搭配不当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一批学者从理论、教学、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对“搭配”进行了探讨，涉及搭配的方方面面，如词语搭配的性质，如邢公畹（1978）、宋玉柱（1990）、林杏光（1990）、李裕德（1990）、文炼（2002）；词语搭配的条件及搭配不当，如常敬宇（1984、1990）、马挺生（1986）、宋玉柱（1990）、王希杰（1995）、张黎（1996）、李裕德（1998）；搭配的类型，如林杏光（1990）、宋玉柱（1990）、李裕德（1998）；搭配和句型，如赵学武（1987）；搭配的研究方法，如林杏光（1990、1994、1995），孙茂松、黄昌宁、方捷（1997）等。这些研究告诉我们，词语搭配在汉语学界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在汉语教学领域，目前的研究状况并不乐观，为母语者教学服务的词语搭配研究不多，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词语搭配研究也不多见。事实上，无论是母语者还是二语者，在语言运用上，词语搭配不当都是非常严重的

问题。张寿康（1988）对汉语母语者大学生作文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70% 的错误源于搭配不当。无独有偶，林杏光（1990）调查了 100 名中国大学生作文中出现的语病，得出了和张寿康一致的结论，即词语搭配不当的错误占总语病的 70%。这是学者们对汉语母语者进行的调查研究。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对搭配的习得情况如何呢？罗青松（1997）对母语背景为英语的学习者 4 万字的汉语中介语语料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词语运用方面的错误比例为 66%；吴丽君等（2002）基于 35 万字的日本学习者汉语中介语语料进行调查，发现词语运用方面的偏误占 88%；朱志平（2004）对 1740 项偏误词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二语者词语使用偏误主要表现为搭配不当。二语教学经验和习得规律告诉我们，在学习了基本的语法规则以后，词汇学习便是语言学习的核心内容了，而词语搭配的学习又是词汇学习的核心，可见，词语搭配是整个语言学习的核心中的核心。

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动词在句子中处于中心的、支配的地位，动词的活动能力最强，大部分词类都要和它发生组合关系，句子的其他成分^①都是围绕着它起作用的，或者参与句子的动作行为，或者说明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条件、范围、结果、状态等（李临定，1990；胡裕树、范晓，1995；张晓山，1996）。动词做谓语的句子最多，也最为丰富（胡裕树、范晓，1995），99.8% 的动词可以做句子的谓语，76% 的动词可以带宾语，99.3% 的动词受状语修饰，大多数可带补语（郭锐，2002）。

根据张寿康（1988）的调查，汉语母语者词语搭配出现的错误主要是主谓搭配和动宾搭配，可见动词搭配的学习是重点和难点。语义相近的词语是学习者易混淆的重要类型（张博，2007；蔡北国，2010）；二语者使用语义上相近、相关词语时更容易出现偏误，此类偏误占总数的 80%（朱志平，2004）。这就涉及词语语义上的联系在教学和学习中的相关问题。胡鸿和褚佩如（1999）、陈贤纯（1999）、许嘉璐（2002）、张和生

^① 在特思尼耶尔的“从属关系语法”中称之为“从属成分”，“从属成分”又分为“配角成分”和“说明成分”（转引自冯志伟，1983；张晓山，1996）。

(2002)、杨惠元(2003)等学者主张利用义类观念进行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张和生(2008)的实证研究表明,按照义类进行词汇教学所达到的效果是按照拼音排序教学的两倍。结构主义认为,词语的意义来源于跟它处于同一系统中的其他词语与之产生的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一个词语的意义取决于跟它有关联的其他词语,所以词语研究离不开它所在的系统,而义类正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面向二语教学的词语搭配研究,要考虑词汇习得的效果,所以更应该具备义类的观念。

请看下列二语者的偏误用例。^①

- (1) 但是年轻的妇女【穿】多彩的衣服和帽子。(戴)
- (2) 因为外边比较冷,应该注意【穿】暖和的衣服:大衣、手套、帽子。(戴)
- (3) 女人很喜欢【穿】手镯。(戴)
- (4) 所以应该互相【帮】而生活,不要再发生这样子的事。(帮助)
- (5) 在留学中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父亲教我很多知识,还【帮】解决问题。(帮助、帮忙)
- (6) 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不但在学校读书,放了学还要【帮忙】家人【照顾】店位。(帮助、帮/照看)

显然,例(1)和例(2)中的“帽子”不能与“穿”搭配,例(2)中的“手套”也不能和“穿”搭配,例(3)中的“手镯”与“穿”也不能搭配,它们只能和“戴”搭配;例(4)的“帮”应该用“帮助”,这里的“帮”和它前面的“互相”、后面的“生活”的搭配不合适;例(5)应该用“帮助”或“帮忙”,这里的“帮”和后面的“解决问题”之间的搭配出现了问题;例(6)的“帮忙”该用“帮助”或“帮”,“帮忙”没有“帮忙某人做某事”的用法,“照顾”不能与“店位”搭配。从以上偏误可以看出,二语者动词使用的问题是很大的。那么,这些同语义类的动词到底分别可以同哪些词搭配,不能同哪些词搭配,它们之

^① 学习者偏误用例来自北京语言大学“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间在句法、语义、语用上有哪些共同点和相异之处？搭配双方在句法、语义、语用上对对方有什么样的限制？外国学生误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何在？他们对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的习得情况如何？面向二语者的搭配词典如何设计？这些问题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方面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就是本书要关注的问题。

综上，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1）词语搭配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家的重视，但学者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各不相同，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性的研究范式；（2）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和动词相关的搭配研究是词语搭配研究的重要内容；（3）基于义类观念的词语教学和习得有显著的效果；（4）词语搭配在语言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面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词语搭配研究还很薄弱，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都是如此。因此，本书将在前修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首先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视角建构词语搭配研究的框架，然后在此框架内对汉语同语义类动词的搭配进行系统研究。希望对第二语言教学视角词语搭配研究框架的建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进而引起更多学者对词语搭配研究的关注；对汉语同语义类动词搭配的研究能够为词汇教学、词典编纂、教材编写提供参考。

1.2 研究内容

1.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同语义类动词”指语义上属于同一个义类的动词聚合群，包括传统意义上宽泛的近义词和动词义类词群，前者如“帮助”类动词（帮、帮助、帮忙、协助、赞助、资助、借助、补助、互助、辅助、助长、援助、支援、支持），后者如“穿”类动词（穿、戴、围、系、打、套）。

本书暂将“词语搭配”界定为：自然话语中组合轴上习惯性按照一定句法规则共现的一组词。

“词项”指作为研究对象的词的一个义位与其形式的统一体，在语料库计算研究中与“节点词”、“关键词”是同义词。

“共现词”、“搭配词”是指与“词项”构成搭配的其他词。

“搭配框架”指词项与其搭配词之间抽象的语法关系，主要涉及主位成分+动词、动词+宾位成分、状位成分+动词、动词+补位成分和半固定搭配框架五类。

“句法型式”在本书中指词项在句子中与其所有搭配词之间抽象的句法关系，主要涉及无宾式、单宾式、双宾式、主谓谓语式、连动式、兼语式等。

“搭配范围”，指每个词项都不可能与语言中所有的词搭配，能与一个词项搭配的共现词总是有一定范围的。

“语义选择趋向”是指受词项语义等因素的制约，在一组同语义类动词中，不同词项构成搭配时对搭配词的选择不尽相同，通常表现出一种趋向，而这种趋向并不是传统研究所认为的绝对的语义限制，特别是在定量研究中，“趋向”一词更符合真实话语的概率属性。

“语用”，顾名思义，就是在特定语境中语言社团中的成员表达意义时对语言的运用。现代语言研究对语言运用的分析角度非常广泛，本书基于搭配的视角，从语用频率、语体特征和语义韵三个方面考察词项的个体行为。

“语体特征”指一组同语义类动词中词项及其搭配词在不同语体语言材料中的分布所呈现的特征。

“语域”指的是语言所适用的领域，比如日常生活领域、新闻传媒领域、科技文献领域等。

“语义韵”是指由于语义和语用因素，词项倾向于和某类具有相同或近似语义语用特征的词语共现构成搭配，长此以往，该词项乃至整个语句都具有了这种特定的语义氛围（Louw, 1993）；从共时的平面来看，有些词项本身就携带一定的色彩因素，该词项在历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稳固的语义韵，而这种语义韵势必会影响词项的搭配，即搭配词在特定的语境中也被赋予了某种色彩，因此词项和搭配在语义语用上的“感染”是双向的，本书把这两种情况都称为“语义韵”。参照 Stubbs (1996) 和卫乃兴 (2002) 的研究，本书把语义韵界定为四种情况：积极语义韵 (positive prosody)、消极语义韵 (negative prosody)、中性语义韵 (neutral prosody)。

ody) 和复杂语义韵 (mixed prosody)。但是, 具体到某个词项还会有更为细致的界定。

“语用频率”是指一组同语义类动词中某个词项及其搭配词在所考察的语言材料中出现的频次。

“搭配能力”在本书中主要用来指学习者对某个词项共现词的掌握情况, 即每个词项都有其客观搭配范围, 搭配能力用来指学习者对搭配范围的掌握。

1.2.2 研究内容

在《现代汉语动词分类词典》(郭大方, 1994) 分类的基础上, 本书把《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 2001) 中的常用动词按照语义分为 90 组, 经中介语语料库测查, 从中选取外国学生使用频率较高且出现错误较多的 20 组, 共有 195 个动词。^① 以上述 20 组同语义类动词为例, 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视角出发, 考察同语义类动词的搭配行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文献整理和实际操作的基础上构建词语搭配的研究框架; 考察汉语同语义类动词的搭配规律、外国学生搭配习得及相关应用研究。下面简要说明。

从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本身的特征出发, 通过对搭配研究文献的梳理, 主要涉及词语学、语义学、语言习得、词典学等领域对搭配的研究, 构建汉语词语搭配的研究框架。在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词语搭配本体研究框架内, 通过语料库的计算研究, 在词语学、语义学等理论指导下, 统计、描写、归纳、解释同语义类动词的搭配规律。在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词语搭配应用研究框架内, 首先通过中介语语料库和本族语者语料库的对比研究, 考察外国学生习得汉语搭配的情况; 然后,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讨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搭配词典编纂的问题。

^① 195 个动词中有“吃”类 11 个、“穿”类 5 个、“看”类 14 个、“听”类 5 个、“死”类 8 个、“帮助”类 16 个、“表扬”类 13 个、“批评”类 7 个、“鼓励”类 6 个、“见面”类 9 个、“给”类 18 个、“得到”类 12 个、“访问”类 11 个、“爱”类 12 个、“恨”类 11 个、“相信”类 8 个、“希望”类 8 个、“认为”类 6 个、“到”类 6 个、“改”类 9 个, 具体情况见附表 I 的相关信息。

1.3 研究现状

自 20 世纪 50 年代 Firth 从语言学角度提出搭配 (collocation) 概念以来，中外学者从词语学视角、语义学视角、计算语言学视角、习得视角、学习词典学视角，多方面对搭配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英语语言学及英语教学对搭配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范式，在研究视野上也较为开阔，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因此在文献回顾部分，我们都先综述英语学界的相关研究，形成一定的框架，然后在此框架内综述汉语学界的研究，进而比较汉语学界和英语学界在某个领域对搭配研究的异同，比较出汉语搭配研究的不足，从而明确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以下我们从词语学、语义学、计算语言学、习得、词典学几个角度对搭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3.1 词语学视角的搭配研究

词语搭配的具体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英语教学领域，主要是 Palmer 和 Hornby 在日本进行英语教学过程中所做的工作，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于 1933 年编著的《第二期英语词语搭配中期报告》(The Second Interim Report on English Collocation) 中。Palmer 和 Hornby 的工作主要是在传统的句法框架内给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分类，着眼于外语教学的实用方面，既没有对搭配做出严格界定，也没有对搭配与成语等单位的区别进行讨论（转引自 Cowie, 2002）。

把搭配作为现代意义上语言学术语提出的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 Firth。Firth 秉承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发展了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的语境论 (Contextual Theory)，他非常重视语境、语体等因素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从 Firth (1957) 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搭配的认识：首先，搭配是意义实现的方式；其次，搭配是词语在组合层面上的习惯性结伴使用；再次，词语搭配牵涉到类联接 (colligation) 问题。

在 Firth 的理论体系中，意义研究占据中心地位，他认为词语研究是意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Firth 所论述的四个层面（正字层面、语音

层面、语法层面和搭配层面) 的意义中, 只有搭配层面的意义才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词的语义相关。他认为搭配意义是组合层面上的抽象, 与语义学所讨论的意义并不一样, 如“夜”的意义之一是它与“黑”的搭配, 反之亦然。关于搭配, Firth 有一个精辟的论断, 即应该通过它的同伴去了解一个词 (You shall know a word by the company it keeps.), 可见 Firth 关注更多的是使用中的意义。Firth (1968) 非常强调区分横向的组合关系和纵向的聚合关系。他认为搭配是词与词的组合关系, 并且这种组合是习惯性地出现, 也就是说, 组成搭配的词语之间相互期待、相互预见, 如上文提到的“黑”和“夜”。Firth (1957) 认为类联接包括词类、句类以及其他语法范畴间的组合关系, 词语搭配牵涉到的就是词类层面的类联接了。我们可以看出, 在搭配研究中 Firth 并不排除对相关语法因素的研究。

遗憾的是, Firth 本人并没有对搭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尽管他也尝试对搭配进行界定和分类, 但是大多是举例性说明, 他主要用词语和搭配的分布去解释他更为关心的有关语体和语境的研究。但是, 毫无疑问, Firth 对搭配所作的论述具有开创之功, 他的后继者们就是在此基础上对搭配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的。

Firth 的后继者们在其语言学思想的指导下, 把词语研究从句法中独立出来形成了词语学研究。词语学研究的对象是词语行为, 即词语在使用中的形式、模式及意义, 搭配是词语学研究的中心。词语学研究在研究材料上, 强调真实语言材料的重要性; 在方法上, 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 强调语境与基于大规模真实语料库的统计数据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McIntosh (1961) 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搭配范围 (collocational range) 这个概念。搭配至少是两个词之间的组合关系, 但是并不是任意两个词都能搭配, 这就涉及哪些词能够搭配、哪些词不能搭配的问题, 也就是说, 每个词都有其特定搭配范围。比如, “美丽”可以和“姑娘、女孩儿、新娘、心灵、祖国”等搭配, 而不能与“小伙子、桌子”等词搭配 (郝瑜鑫、邢红兵, 2010)。McIntosh 认为词的搭配范围受制于其搭配力 (collocability), 一般来说任何词的搭配力都是有限的, 换言之, 任何一个词都不可能与语言中所有的词搭配。搭配力与客观世界的情况有关, 也与句

法因素有关。

Halliday (1966)、Sinclair (1966) 正式提出了词语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概念，即词项 (lexical item)、搭配 (collocation) 和词语集 (lexical set)。“词项”是一个词的不同变体的抽象，但条件是它们的搭配模式相同。因为 “strong argument”、“to argue strongly”、“argument is strengthened”、“the strength of his argument” 都是符合英语母语者语言习惯的，并且其搭配模式相同，故而 “strong” 可以抽象出来作为 “strongly”、“strengthen”、“strength”的词项，同样 “argue” 也是抽象出来的词项。我们可以看出，词项的界定显然是借鉴了音位学确定音位的方法。如果借用语料库语言学的说法，具体的词与词项是形符 (token) 与类符 (type) 的关系。词语学就是要研究这些词项在语言使用中的模式和意义。“词语集”是指具有相似搭配模式的词项的集合 (Halliday, 1966)，是词项与词项间的聚合关系。例如，“美丽”和“漂亮”都可以和“姑娘”搭配，那么它们就属于由“姑娘”限定的搭配集。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词项和搭配集的提出都是为研究搭配服务的，词项是搭配的组成部分，搭配集是具有近似搭配模式的词项的聚合。在对搭配的认识上，Halliday (1976) 强调的是“邻近范围的显著线性共现”，在这里“线性共现”是搭配的核心定义，句法因素显然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Greenbaum 和 Mitchell 也是 Firth 的追随者，他们认为 Halliday 等倡导的词项导向的 (item - oriented) 搭配研究方法并不完善，搭配研究不能抛弃组合 (即句法) 的视角，因为搭配的意义会随着不同句法模式的不同而变化，搭配研究需要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 (integrated approach)。通过对英语中动词与加强语搭配的研究，Greenbaum (1970、1974) 提出搭配研究必须关注句法信息。他是最早把语法结构和句法型式纳入搭配研究中的学者，但是 Greenbaum 对句法信息在搭配研究中的论述并不系统，这个工作是由 Mitchell 完成的。Mitchell (1971) 将词、意义、句法纳入搭配研究之中，他认为语言的这几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综合的整体。Mitchell 提出的“词根” (root)，其实质与 Halliday 等人的词项 (lexical item) 是一致的，都是有近似搭配模式的一个词的不同变体的抽象，Mitchell 认为也可以用“词位” (lexeme) 来表示。根据 Firth 的类联接理论，Mitch-